

翠雨節，甘霖滂沛的八月。

一個悶熱的午後，閃電突然接二連三地轟擊大地。

大雨傾盆而下，為溽暑帶來精神抖擻的涼意。

「老師，您辛苦了！今天也毫無異狀！」

貝雷絲冒雨返回大修道院，披著遮雨斗篷的門衛向她立正敬禮。

「幸好有您在，真是非常感謝您的幫忙！」

由於西方教會動亂，騎士團人手嚴重不足。

為了維護學生的安全，前傭兵貝雷絲也加入協助大修道院外的巡邏工作。

貝雷絲沉默地領首，一路向前走到大廳，西提司正在二樓謁見之間旁的辦公室等她。

「是嗎，看準我們的主力不在，惡徒們也跟著蠢蠢欲動啊。」

西提司表情嚴肅，漠然掃了一眼全身被雨淋濕、卻連衣服也不換立刻前來報告的貝雷絲。

「謝謝你的情報，我馬上派人前去調查。」

貝雷絲點了點頭，轉身離開。

西提司望著她背後沾有泥漬和血跡的披風，自顧自地追加了一句。

「讓老師持有天帝之劍也許不壞——但我會再觀察一陣子的。」

貝雷絲到浴場洗完澡，一身清爽地返回宿舍房間。

屋外雷鳴聲不絕於耳，她擦淨手邊用慣的一柄銀劍，適量上油保養，舉起劍稍作檢查。不久前沾著鮮血的劍身，此刻一塵不染、反射著耀眼的白光。

這時，有人敲了敲門：「老師？」

「門沒鎖，請進。」

得到貝雷絲允許，艾黛爾賈特抱著一疊羊皮紙走進房裡。

「老師，這是早上學科小考的試卷。」

「謝謝妳幫忙送來。」

黑鷺學級的導師跟級長有個默契，若小考只出選擇題，級長送來試卷後，會當場等老師改好分數，馬上將試卷發還大家，以便隔天課堂上檢討。

「先找地方坐一下，我馬上改好。」

貝雷絲正坐著唯一的椅子，房裡能坐的地方只剩下床。

她的意思就是要艾黛爾賈特在床上找位置坐，不過……

艾黛爾賈特盯著床看了一會，決定繼續站著。

「老師，如果等下妳有空的話，我想跟妳請教——」

這時，貝雷絲收劍入鞘，起身接過她手上的羊皮紙。

一股好聞的熱氣迎面而來，除了皂香，艾黛爾賈特隱約還聞到了貝雷絲的體香。

她頓時滿臉通紅，失去了言語能力。

「嗯？」

因為淋雨又吸入了不少水氣，貝雷絲的聲音跟往常不同。

她疑惑發出的這一聲，在艾黛爾賈特耳裡聽來帶有難以言喻的性感。

「沒……事。」

艾黛爾賈特虛弱地別開視線，抬手遮掩明顯發熱的臉頰。

花了好一會才平息內心的躁動，若無其事地轉移話題。

「對了，老師，妳今天是不是外出了？」

「嗯，去巡邏。」

「在這樣的雨中真是辛苦了，聽說老師還遇上了來路不明的軍隊？」

「……」

坐在桌前的貝雷絲回頭看她。

「聽說？」

「入口大廳的門衛看到我，很高興地說我們班老師很強，一個人就能打跑一支軍隊。」

貝雷絲搖了搖頭，繼續批改考卷。

「只是一小隊士兵。」

既然門衛知道她今天回報西提司的事，看來騎士已經出動調查她碰到的可疑士兵了。

那些士兵穿著沒看過的軍服，若不是貝雷絲發現他們隊上魔道士跟女神再生儀式中的敵人裝扮很像，也不會悄悄接近，並聽見他們談論接下來要襲擊大修道院的計畫。

貝雷絲不允許任何人危害學生安全，一出手就毫不留情地斬殺了兩人。

眼前同伴瞬間死去，士兵們卻毫不驚慌，訓練有素地服從一個她在雨中看不清長相的首領指揮，利用魔道士們的風刃為掩護，帶著屍體趁亂逃走了。

「艾黛爾賈特，妳今天下午也外出了？」

貝雷絲突然發問。

「！」

下午剛從她手中逃生的艾黛爾賈特背後冒冷汗。

隨即想到老師這麼判斷，應該是因為聽到她說碰見了入口大廳的門衛。

「沒有，我只是去市場看了看武器。」

「嗯，妳最近改用劍了……新買的鋼劍不順手嗎？」

「有點重，我想試試輕一點的劍。」

貝雷絲想了想，拿起手旁的銀劍遞給她。

「試試看。」

艾黛爾賈特看著貝雷絲，猶豫地接過劍鞘，緩緩拔出劍，小心地往旁邊揮了兩下。

「銀劍……果然輕很多呢。」

「那就給妳了。」

「咦？」

「當作是滿分的禮物。」

貝雷絲起身遞出改好的考卷，面無表情地摸了摸艾黛爾賈特的頭。

「老師……我可不是莉絲緹亞喔？」

「妳表現得很好，艾黛爾賈特。」

貝雷絲並不會搞錯她們兩人，她就是想摸這位級長的頭沒錯。

「有空去訓練場適應一下，下次出戰就用這把劍。」

說完，貝雷絲收回手，艾黛爾賈特暗自鬆了口氣，同時也陷入對於自己反應的迷惘。

「我知道了，謝謝老師，明天課堂上見。」  
她恢復平時的優雅從容，微笑著告退。

站在貝雷絲的房門外，悄悄翻了一下手上的東西，找到屬於自己的考卷。  
紅色墨水寫上的分數旁，畫著一個簡單的笑臉。

艾黛爾賈特看看那個笑臉，再看看貝雷絲的房門，對著為此感到欣喜的自己無奈地一笑。

「貝雷絲……老師。」

艾黛爾賈特伸手摸了摸考卷上貝雷絲的筆跡。

決定即使只是逢場作戲，也要將最優秀的級長繼續扮演下去。

「老師，雨一直下個不停呢。」

聽著屋外淅淅瀝瀝的雨聲，坐在床上讀書的艾黛爾賈特微笑著說。

「領主們也回報各地雨水都很充足，看來今年不用擔心了。」

「農收嗎？」

剛洗完澡的貝雷絲正在擦頭髮，聞言轉過了頭。

視線越過露台，眺望著籠罩皇城庭園的雨幕。

「嗯。賈拉提雅領去年花冠節後就陷入了乾旱，幸好今年降雨量看起來還不錯。」

皇帝的工作就是讓人民過上安康富足的日子。

人民能自給自足，不用靠官糧度日，身為皇帝的艾黛爾賈特自然開心。

貝雷絲看她這麼開心，也跟著微微一笑。

隨即看到艾黛爾賈特下床走來，接過她手上的棉巾，仔細幫她擦乾了頭髮。

「老師，我從以前就一直覺得……妳的頭髮好漂亮。」

艾黛爾賈特拿來梳子幫貝雷絲梳頭髮，柔順細密的髮絲滑過指間，散發著淡淡香氣。

先不提現在，以前她明明沒有特別保養，為什麼能這麼漂亮呢？

頭髮也是，皮膚也是，對於貝雷絲的天然麗質，艾黛爾賈特不解之餘，亦是十分自滿。

貝雷絲任由她把玩著髮尾，忽然感覺到她低頭吻上了自己的頸後。

不僅如此，還輕輕地咬了一口。

「……艾爾？」

貝雷絲回過頭，艾黛爾賈特淺笑著，雙手捧住她的臉。

「一想到妳是我的伴侶，就覺得很幸福呢。」

下一秒，艾黛爾賈特將貝雷絲壓到床上，低頭親吻她。

綿綿細吻溫柔地落在每一處，伴隨啃咬和撫摸，艾黛爾賈特縱情寵溺著最愛的老師。

貝雷絲一邊承受一邊輕摟著她，在她用力吸吮自己頸間時，下意識說了一句。

「會留下痕跡的。」

艾黛爾賈特微微一頓，想起她隔天要幫忙訓練軍隊，立刻鬆開雙唇。

「抱歉，我差點忘了。」

貝雷絲凝視著眼中只有自己的艾黛爾賈特，憐惜地伸手撫上她的臉。

「……留下吧。」

貝雷絲吻了吻她的唇。

「我想要妳……在我身上留下痕跡。」

沒有其他顧慮，貝雷絲只想與她互相投注愛意，直到彼此徹底盡興。

艾黛爾賈特無法拒絕她的要求，再度向她深愛的伴侶俯首稱臣。

入夜後，纏綿難捨的濛濛細雨終於停歇。

薄光穿過雲隙，照入洗盡塵囂的帝都安巴爾。

圓月漂浮在皇城庭園的水窪上，宛如寢宮內倒映深紅床幔的鏡面般，澄澈而明淨。